学术专论

清代八旗佐领印轴考论

——兼谈印轴称谓问题和清代的“执照”

张春阳

[摘要]　清中期为解决八旗佐领袭职过程中屡奏不绝的争讼现象，统治者依据佐领根由册、袭职家谱及实录、无圈点档等制作了数以千计的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作为其身份凭证及佐领出缺拣放时拟正陪得分的依据。佐领印轴由工部制轴、兵部缮写并钤印后，交佐领本人收执，只有在新佐领拣放和佐领更名等情况下需要添写或修改时才交有司临时保管。佐领印轴除载有各佐领之根源，关于族众的祖籍、姓氏、职任、驻防等信息亦甚完备，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该类文书从产生之日起便被称作“印轴”，将满文印轴的名称译作“执照”是值得商榷的。

[关键词]　满文印轴　八旗　佐领　执照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2）－03－0044－010

雍乾之际，八旗生齿日繁，由此而引发的与八旗生计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备受统治者关注。在此背景下，八旗佐领袭职过程中的争讼案例屡奏不绝，给朝廷造成了巨大的行政压力。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自雍正年间起便着手查勘和登记八旗下各佐领之根源，编修袭职家谱、佐领根由册等，作为佐领出缺拣放时的袭职依据，以期永绝争讼。乾隆三年（1738）复准：“八旗世袭佐领，应设立黄纸印轴，将原立佐领原委及承袭支派备书于轴，给发佐领、各族长等收执，以凭稽考。”① 在此后的数年之内，陆续制作了数以千计的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这些印轴详细记载了八旗各佐领根源的追溯与确定、争讼的解决与佐领袭职时拟正陪的得分原则，以及各佐领下不同宗族的祖籍、姓氏、编入佐领之缘由、职任、爵位及驻防等信息。佐领印轴在修纂完成之后，尚有历朝因佐领出缺补放、增写有分之人名单及佐领更名等原因而添写的内容，最迟者直至清末宣统年间。②

[收稿日期]　2021－11－22

[作者简介]　张春阳（1985—　），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zcymuc@163. com

①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136《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另见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709《工部·器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40《工部·器用》。

② 清代文献中将对佐领印轴修纂完成后历朝所增写相关内容的过程称为“添写”，或“添注”“续写”，满文作 nonggime arambi。

这些珍贵的满文档案因其内容十分丰富且在八旗佐领袭职中作为凭据的独特地位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近年来为学者所关注。事实上，早在1977年，日本学者细谷良夫便对东洋文库所藏的一份镶蓝旗新满洲佐领印轴进行了考述，并首次将该印轴名称译作“执照”；承志沿其说，将大连图书馆收藏的一份镶黄旗满洲佐领印轴称为“执照”；《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著录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45件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信息，亦将印轴名称译作“执照”。①《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著录有正黄旗满洲德敏佐领下族长七十一印轴，是今之论著中将该类档案称作“印轴”之先例；哈斯巴根利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11件八旗蒙古满文印轴中的4件，对八旗蒙古的牛录与宗族组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其文章中花费较多笔墨阐述满文印轴的汉语称谓问题，指出清朝的几部汉文本《会典》即将此类档案文书称为“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故在其研究中采用此种称谓。②

然而，随着该类档案的陆续公布，尤其是国家图书馆所藏部分清代满文印轴的出版，在关注并利用这批档案的同时，部分学者对满文印轴的形成过程不甚明晰，或有人将其与八旗官员赴任时所持执照——文凭（hafan i temgetu bithe）混同，亦有对其汉语称谓“印轴”不解者，更有主张将印轴名称译作“执照”者。是故有必要对清代满文印轴的制作与颁发过程及其格式与内容等进行系统论述，客观评价其性质和功能，同时对其满汉语称谓追本溯源，以纠正前人的不妥译法，避免未来相关研究中可能发生的误解。

为清晰起见，本文以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各都统下的佐领印轴为例，对上述诸问题一一探讨。关于族长印轴，将另文论述。

一、佐领印轴的制作、颁发与收贮

如前文所述，乾隆《大清会典则例》有载，乾隆三年复准，清政府开始制作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给发佐领、各族长等收执，以凭稽考”。另据该书记载：

> 其长短尺寸，难以豫定，应移咨工部，先造千轴，计长三丈、四丈、五丈者各三百轴，十丈者百轴，其周围螭边款式及纵广尺寸，均照功牌式样，嗣后成造，均依兵部所需数目及来文内长短尺寸办给。③

又载：“凡世袭佐领印轴，黄纸制表里二层，高尺有五寸五分，长数丈至数十丈有差，四周作螭文，缘以色绫，轴端用紫榆木。”④可见，作为佐领身份的凭证和佐领出缺拣放时的袭职得分依据，印轴由工部制造，而其式样则依八旗官兵功牌而定。工部制作的印轴，仅是书写载体，具体内容由兵部遴选笔帖式负责缮写。印轴缮写完竣后，钤兵部印，交由佐领本人收贮。或认为印轴有三份，分别收贮于兵部、八旗都统衙门及各该佐领处，实则不然。嘉庆《大清会典》载：

> 凡承管佐领，其原得佐领缘由及原系何地之人，编入此佐领之处，查明造册，自佐领以下至兵丁闲散皆书其姓名，每名下画押，将画押册档一分存旗署，一分存兵部，又另造一分交兵

---

① 細谷良夫：《盛京鑲藍旗新滿洲の「世管佐領執照」について》，《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歴史篇》，山川出版社，1977年，第473–492页；《盛京鑲藍旗新滿洲の「世管佐領執照」について –– 世管佐領の承襲を中心に》，《文経論叢》第12卷第4号，1977年，第89–108页；承志：《八旗ニルの根源とニル分類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65卷第1号，2006年，第169–202页。

② 黄润华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324页；哈斯巴根：《宗族组织与蒙古八旗牛录——以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满文印轴为例》，《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③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36《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另见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709《工部・器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40《工部・器用》。

④ 乾隆《大清会典》卷75《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部缮写印轴，钤印交与各佐领及族长收贮。[①]

不难发现，存于上述三处的是经佐领下各级官兵画押的佐领根由册，或称佐领根源册，而非佐领印轴。佐领印轴只有一份，仅在佐领袭职或因其他原因需要对印轴进行添写或修改时，才交有司临时保管。

清廷对印轴的收存和保管十分重视。对于收贮不谨造成印轴遗失或损毁的，按律施以惩罚，并由兵部重新缮写另行颁给。乾隆九年，正黄旗满洲世管佐领马斌向该旗呈报，因其佐领下新满洲抬拨公中佐领，需将原佐领印轴中此等新满洲名姓裁除后送兵部，却发现印轴遗失，“家内遍寻不见”，或系前一年七月搬家时遗失，恳祈将其“参奏治罪外，请复行给与佐领根由印轴”。[②]时管理正黄旗满洲都统事务多罗平郡王福彭等行兵部咨文称：“查佐领马斌，将奉公颁给之印轴不行敬谨收贮，以致搬家遗失，殊属不合，请将马斌交与该部照例查议外，将现在自伊佐领下抬拨公中佐领之新满洲等姓名裁除，另造印轴一分，钤盖兵部印信给与”。[③]兵部于乾隆九年七月初一日奏入并奉旨“严加察议具奏”，拟定了对佐领马斌遗失印轴的处罚方案：

查定例，官员遗失用印文书，罚俸三个月，仍行补给。又，律内遗失官文书，杖七十，停俸，责寻三十日，得见者免罪，限外不获，依上科罪。又，律内官员犯私，杖七十，降二级调用等语。查臣部颁给佐领根由印轴，系该佐领世守之符，最宜加谨收贮，今忠达公兼佐领马斌身系大臣，不行小心收贮，于去年七月内搬家，将臣部颁给印轴遗失，虽系无心之过，但与寻常官员遗失印轴者有间，理应严加察议，应将乾清门行走散秩大臣忠达公兼佐领马斌照遗失官文书律降二级调用，任内有加二级应销去，加二级抵降二级，免其降调。[④]

无独有偶，因添注新袭佐领信息或印轴内人员有变需要修改印轴而临时送交于司、部的印轴亦可能因意外事故而造成损毁或灭失，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一份盛京将军的奏片载：

窃查，满洲镶蓝旗世管佐领德凌，前因久病未愈不能当差，当于同治五年间题请休致在案。兹据该协领贵昌呈据休致世管佐领德凌之子披甲安永呈诉，于同治六年十月间接准部复，世管佐领德凌奉旨准其休致，随时将印轴送司以备查办承袭，不意兵司偶被回禄，将印轴一并焚烧，赴京承袭恐难遵办等情，声明呈报前来。惟查兵司前因不戒于火，致被回禄，将卷宗焚烧，当经奏明在案。兹据休致世管佐领德凌之子安永报呈赴京承袭，奴才等复核无异，相应请旨，饬部另行颁发印轴，就便请领承袭之处，理合附片声明。谨奏请旨。军机大臣奉旨：该部知道，钦此。[⑤]

该印轴因系送司后，灭失于兵司火灾，佐领本人或可免于惩罚，而兵司任职之人必难辞其咎。

二、佐领印轴的格式、内容与添写

光绪《大清会典》载：“佐领之承袭者，有印轴，各别其等而给焉”，该句夹注部分记：“承袭佐领印轴，用黄纸，表里二层，四周螭边，式与功牌同，其长短尺寸无定式。”[⑥]结合前文所引乾嘉两朝《会典》及《则例》《事例》可知，终清一代，佐领印轴的格式并无显著变化。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26件佐领印轴，均为满文书写，页面宽46–58厘米不等，长720–2600厘米不等，四周双边，周边为二龙戏珠图案（按，即《会典》中所言“螭边”）；钤兵部印二种，均为满汉合璧，字体有异，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有添写者钤陆军部印。

---

① 嘉庆《大清会典》卷68《八旗都统副都统·职掌二》。

②③④ 《内阁兵科题本》，乾隆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大学士总理兵部事务鄂尔泰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均藏该馆），档案号：02-01-006-000620-0015。

⑤ 《宫中朱批奏折》，同治七年四月十八日盛京将军都兴阿奏，档案号：04-01-16-0184-072。

⑥ 光绪《大清会典》卷60《工部·都水清吏司》。

如前文所引，作为编写佐领印轴时的重要参考之一，佐领根由册载有“其原得佐领缘由及原系何地之人，编入此佐领之处”等内容。相比之下，佐领印轴的内容则更为丰富，除佐领根由册外，佐领印轴在编写过程中还利用袭职家谱、旗部档册、实录以及无圈点档等，在编修印轴过程中为解决争讼而产生的呈、咨、题、奏、谕等内容，也将一一书写于轴。由于记载内容全面，事无巨细均列于轴，对于编立佐领较早或佐领根源复杂的情况，印轴长度显著增加。据记载，颁给游牧察哈尔及盛京等处佐领的印轴，竟有逾百米者：“乾[隆]十四年复准，游牧察哈尔及盛京等处佐领，应给印轴七十有九。计长五十丈者一,四十五丈者五,十有三丈者一,十有二丈者五,十有一丈者三,八丈者三,七丈者九,六丈者十有八,五丈者三十一,四丈者一,三丈者二。”[①] 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尚不知持四五十丈印轴者为何人，但可以想见，应是家族背景深远、来归情由复杂或身处要职之人。

具体而言，佐领印轴内容主要包括佐领根源的追溯、关于佐领根源的争讼案件和争讼的裁决结果、佐领种类的确定、佐领出缺袭职时拟正陪得分原则的确立、佐领下各宗族族长与族众人员的姓名、祖籍、来归时间或编入佐领情由、职爵、驻防信息以及各该宗族表示对所确定佐领根源心服的呈文与画押记录。如《镶红旗满洲佐领岳成额承袭世管佐领印轴》记载了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原在内牛录，天聪八年（1634）因作战勇猛而被赐号并赏予一百壮丁专管，后于崇德八年（1643）因挖参坐罪而革职，由于所据档案时间不同造成编写印轴时佐领的根源和种类难以确定，引起争讼。[②]《正红旗满洲佐领察德承袭世管佐领印轴》记载了努尔哈赤己未年（1619）攻灭叶赫之后，恩养布尔杭古贝勒，将叶赫人丁编为二牛录赏其管理，佐领下各宗族均表心服，无争讼，诸如“一族，族长披甲清泰等呈称，我族叶赫地方人，瓜尔佳氏。太祖高皇帝时取叶赫后来归，编入此牛录。察德等确系世管佐领，并无争讼事项，均心服”。“一族，族长护军林柱呈称，我族察哈尔蒙古，兆佳氏。世祖皇帝时来归，编入此牛录。察德等确系世管佐领，并无争讼事项，均心服。”“一族，族长锡伯护军阿尔善呈称，我族伯都讷地方人，佟佳氏。圣祖仁皇帝谕：锡伯系我满洲。因此从伯都讷地方收回，编入此牛录。察德等确系世管佐领，并无争讼事项，均心服。”[③]《正蓝旗汉军佐领李淑楷承袭勋旧佐领印轴》则记载了明将李永芳来归之后将其来自辽东、江西、福建、山东等地部属及包衣人、公主媵人等编立六佐领之情形，以及该佐领在袭职时颇具特色的得分原则。[④]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印轴的添写，或称续写、添注。“承管佐领时，将新承管之姓名添注轴内。”[⑤] 添写的主要原因为佐领的出缺拣放，亦由兵部负责。[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 2 件光绪年间兵部 / 陆军部为添写印轴而片呈宗人府的档案，均因新佐领拣放而制。第一件录文如下：

> 兵部为片催事。武选司案呈，准宗人府咨称，准厢蓝旗满洲咨，世管佐领觉罗多联所遗世职，拣选得多联之长子启煜承袭，将印轴咨呈宗人府，转行兵部，以备添写等因前来。查，宗人府未将该佐领印轴随文送部，本部无从添写，前经片呈贵府，将该佐领启煜之印轴咨送过部，以凭添写。迄今日久，未将该佐领印轴咨送过部，相应片催贵府迅速将该佐领印轴咨送过部，

①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136《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另见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709《工部·器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40《工部·器用》，与《则例》表述略有不同。

② 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31，印轴满文题名不存，汉文题名为笔者依据印轴内容并参酌其他印轴的满文题名及国家图书馆著录信息拟定，下同。

③ 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35，印轴满文题名不存。印轴为满文书写，以上三处所引内容皆为笔者汉译。

④ 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69，印轴满文题名为 gulu lamun i ujen coohai gūsai nirui janggin lii šu kiyai i bošoho fujuri nirui temgetu bithe。

⑤ 嘉庆《大清会典》卷 68《八旗都统副都统·职掌二》。

⑥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改兵部设陆军部，其后添写印轴之职能由陆军部行使。

本部以凭办理添写传领可也。①

另一件内容为："陆军部为片呈事。前准宗人府文称，厢蓝旗满洲世管佐领觉罗瑞山出缺，觉罗溥湘承袭，将印轴送部添写前来，现本部业已办齐，相应片呈宗人府查收可也。"② 实际上，补放佐领时印轴的添写内容并不仅为"新承管之姓名"，而包括根据袭职时的得分原则而确定的拟正、拟陪和列名者，奏入和引见的时间以及皇帝的最终决定。如《镶红旗蒙古佐领萨尔珠承袭世管佐领印轴》中的添写部分载有乾隆二十二年萨尔珠出缺后拣放其子群山袭职的相关内容："佐领萨尔珠出缺。其缺令群山拟正，果兴阿拟陪，七达色、乌勒、塔青阿等列名，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带领引见，奉旨：萨尔珠之世管佐领令其子群山承管。钦此。"③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印轴添写记录，并非每次佐领出缺奏入拟正陪的名单后，拟正之人均能顺利袭职，拟正之人未获皇帝允准而由拟陪者承袭佐领之例并不鲜见。例如，《镶白旗汉军佐领王殿臣承袭世管佐领印轴》载有乾隆十一年佐领王殿臣革职出缺后，该旗都统永兴奏入拟正陪名单并将相关人员带领引见后皇帝谕令由拟陪人员袭职的情况："佐领王殿臣，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缘事革职。为补放其缺，都统永兴等拣选幼丁布勒库拟正，马甲王志瑞拟陪，于本年八月三十日带领引见，奉旨：着拟陪之王志瑞承管此佐领。钦此。"④

除佐领出缺拣放时需要添写印轴外，亦有因其他信息变动而需要添注者，主要有二。一是添注原系年幼未写入印轴而现已及岁、拣放佐领时有分之人，如《正红旗汉军佐领闵文辉承袭世管佐领印轴》载乾隆二十年添写信息："先前佐领根由印轴（按，即本佐领印轴）中，因不及岁未写入，现补放佐领时应续入有分之人列写于后。"⑤ 其后复列有养育兵闵长春等 8 人职任和名单。又如《镶蓝旗满洲佐领珠章阿承袭世管佐领印轴》所载乾隆五十三年旗送补放佐领时有分之名单中，包括笔帖式博恒额、鹰拜唐阿宁额、咸安宫学生希喇布、骁骑校萨秉阿、健锐营前锋萨青阿、二等侍卫穆腾额、亲军舒林、领催宝林、披甲德蒙额、养育兵恒良、闲散伊里布、幼丁乌尔恭阿等计六十余人，对各该人员的职任和身份亦详细注明。⑥ 二是佐领在任期内更名，亦需添注至印轴。如《正白旗蒙古佐领富森泰承袭轮管佐领印轴》中载有乾隆五十七年时任佐领特通额更名为特松额的记录；⑦《镶红旗满洲佐领富明额承袭世管佐领印轴》则载有乾隆四十五年时任佐领富兴更名为纳兴，出缺后由纳生拟正袭职的内容。⑧

多数印轴在制作之初即已具足长度，"黄纸制表里二层"延及两轴。随着历次添写内容的增加，部分印轴有因"满幅"而无法再添的现象，亦有因在存贮过程中年久破损的印轴。为解决上述问题，各旗衙门将所属佐领印轴添写满幅者咨送兵部，同时咨取新轴以便续写，破损者则在咨部之后由兵部按例办理修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 2 件关于印轴满幅或破损需要咨取新轴及修整的档案，现录其一，以兹佐证：

兵部为咨查事。武选司案呈，查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内，因各旗佐领印轴有业已添写满幅者，经本部咨明各该旗，将已满幅者声明报部，以便办理等因在案。近经正蓝满洲旗分咨送佐领永禄印轴到部，查该佐领印轴业已满幅，除咨取新轴续写给发外，相应仍咨各该旗，将现在

---

① 《宗人府来文》，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6-01-001-000459-0065。

② 《宗人府来文》，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三十日，档案号：06-01-001-000396-0150。

③ 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19，印轴满文题名不存。印轴为满文书写，该处所引内容为笔者汉译。

④ 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01，印轴满文题名为 kubuhe šanggiyan i ujen coohai gūsai nirui janggin wang diyan cen i bošoho jalan halame bošoho nirui temgetu bithe。印轴为满文书写，该处所引内容为笔者汉译。

⑤ 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199，印轴满文题名不存。印轴为满文书写，该处所引内容为笔者汉译。

⑥ 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32，印轴满文题名不存。

⑦ 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21，印轴满文题名不存。

⑧ 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20，印轴满文题名为 kubuhe fulgiyan i manju gūsai nirui janggin fumingge i bošoho jalan halame bošoho nirui temgetu bithe。

佐领印轴如有添写业已满幅及年久损破并从前轴内所列有分之人等之子嗣后应行添入者详细咨部，以便将应行续写及修整之处查照旧案办理，毋致临时驳查，徒多繁琐可也。[①]

笔者查看了国家图书馆保存相对完整的佐领印轴中的15件，发现添写满幅者较少，部分印轴添写部分有修补的痕迹，或系存贮不善导致内页黄纸损坏无法添写而不得不补粘黄纸后再添注相关信息。现将上述印轴存贮与添写的大致情况汇总如表1所示。

表1 国家图书馆藏15件佐领印轴存贮状况与添写情况

	印轴名称（索书号）	存贮状况	添写情况
1	正蓝旗满洲佐领岳索哩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210）	无破损	未满幅
2	正蓝旗满洲佐领宗室诸木柱承袭勋旧佐领印轴（1211）	破损，有修补	满幅
3	镶红旗满洲佐领纳兰泰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218）	破损，无修补	未满幅
4	镶红旗满洲佐领富明额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220）	无破损	未满幅
5	镶红旗满洲佐领岳成额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231）	无破损	未满幅
6	镶蓝旗满洲佐领珠章阿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232）	破损，有修补	满幅
7	镶红旗蒙古佐领萨尔珠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219）	无破损	未满幅
8	正白旗蒙古佐领富森泰承袭轮管佐领印轴（1221）	破损，无修补	未满幅
9	正黄旗汉军佐领耿溥承袭勋旧佐领印轴（1196）	无破损	未满幅
10	正红旗汉军佐领闵文辉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199）	破损，无修补	未满幅
11	镶红旗汉军佐领金琏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200）	破损，有修补	满幅
12	镶白旗汉军佐领王殿臣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201）	无破损	未满幅
13	镶白旗汉军佐领李国纲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202）	无破损	未满幅
14	镶蓝旗汉军佐领朱国榕承袭世管佐领印轴（1222）	无破损	未满幅
15	正蓝旗汉军佐领李树楷承袭勋旧佐领印轴（1269）	破损，有修补	满幅

说明：因印轴较长，不同部位的保存情况不尽相同，本表所注的存贮状况仅指印轴的添写部分情况，不代表印轴的整体。

在上表所列15件佐领印轴中，包括世管佐领印轴11件，勋旧佐领印轴3件，轮管佐领印轴1件。其中添写满幅者有4件，占比近四分之一，均有破损并修补的情况；添写部分无破损者8件，超过统计印轴总数之半。考虑到绝大多数印轴制作于乾隆初年（除部分印轴在存贮过程中因损毁或灭失等情由而领取新轴外），至清末宣统年间已近170年，今能以如此面貌存世，亦属不易。

三、印轴的满汉语称谓问题

根据前文所引清代历朝《会典》及相关《则例》《事例》，不难发现，自乾隆三年开始制作与颁发的作为八旗下各佐领的身份凭证并用于佐领出缺拣放时拟正陪得分的依据性文件，这类文书从其产生之日起便被称作“印轴”。日本学者细谷良夫在其著作中将其所研究的印轴称为“执照”，其后有学者一沿其说，部分论著在相关表述中亦不甚严谨，或系对满语“temgetu bithe”一词的解读颇为随意所致。笔者认为，对于清代即已有之的对这类文书的专有称谓——“印轴”，将其称作“执照”，非但不必要，甚至容易造成后来者对该类档案的错误解读。是故，有必要对印轴的满汉语称谓作进一步的探讨。

① 《内务府来文》，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四日，档案号：05-13-002-000477-0005。该二件咨文抄录于一组册页中，一为汉文，一为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二件档案著录为一件，题名为《为咨查各旗佐领印轴有无添写满幅及年久损破并从前轴内所刻有分人等之子嗣后应行添入者事》。实际上，该题名仅适用于汉文件，满文件的内容与汉文不同，虽是同一类事项，但咨文者、咨文内容和时间等均与汉文件有异。

（一）关于满文 temgetu bithe 的汉译

满语 temgetu 与蒙古语 temdeg 同源，意为“符号”“标记”“凭证”“依据”等；bithe 与蒙古语 bičig 同源，意为“文”“书”。temgetu bithe 意为“有符号的文书”或“可作为凭证的文书”，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应不同的汉语译词。

《御制增订清文鉴·谕旨部·谕旨类》中，将 temgetu bithe 释义为“凡给予捐官、因公差遣之官员作为凭信之文书称为 temgetu bithe”（满文 yaya aisilame jafaha hafasa, siden i baita de takūraha hafan urse de akdun obume bure bithe be temgetu bithe sembi），对应的汉译为“执照”。而在该书《政部·事务类第四》中，将 temgetu bithe 释义为“凡作为凭证钤印后发给的文书称为 temgetu bithe”（满文 yaya temgetu obume doron gidafi bure bithe be temgetu bithe sembi），对应的汉译为“票”。[①] 以上二种释义，显然是受该辞书类目所限，分别翻译成所对应类目下政书中的一种。《五体清文鉴》中除无满文释义外，对应的汉文义项词条均与《御制增订清文鉴》同。[②] 事实上，在不同的应用场所和语境下，temgetu bithe 对应的汉语称谓则更为繁复。如 furdan i temgetu bithe（关引）、hafan i temgetu bithe（文凭）、hūsun acabume gisurere niyalmai temgetu bithe（牙帖）、orhoda gurure temgetu bithe（参票）、temgetu bithe be bošombi/halašambi（追札 / 换札），还有诸如 amasi unggire temgetu bithe（回照）、acabungga moo temgetu bithe（符信）、doron gidaha temgetu bithe（印牌）、cooha dahalabure temgetu bithe（兵牌）、holboho temgetu bithe（连单）、fulgiyan temgetu bithe（赤符）等等。可见，temgetu bithe 作为“有符号的文书”或“可作为凭证的文书”，在不同的应用场所和语境下，所对应的汉译不尽相同，“执照”只是其汉译之一种，或可偶尔通用，如 hafan i temgetu bithe 亦可称作官员执照。但并非所有场合均可随意更置，若将 fulgiyan temgetu bithe 称作“红色执照”，或将 acabungga moo temgetu bithe 称作“合木执照”，显然不妥。因此，对于清代满文文献中 temgetu bithe 一词的汉译，应根据文献的具体种类，依照清代与之对应的汉文文献称之，方合学理。

具体到本文探讨的佐领印轴，根据其内容性质与功能，显系 temgetu bithe 的一种。如前文所述之《正蓝旗满洲佐领宗室诺木柱承袭勋旧佐领印轴》，其满文题名即为 gulu lamun i manju gūsai nirui janggin uksun nomju i bošoho fujuri nirui temgetu bithe。再如前文所引鄂尔泰于乾隆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所奏题本，其满文本中便将“印轴”对应写作 temgetu bithe 或 doron gidaha temgetu bithe，将“佐领根由印轴”写作 nirui sekiyen i temgetu bithe 或 nirui sekiyen i doron gidaha temgetu bithe。[③]

实际上，除了根据印轴的内容性质和功能将“印轴”称作 temgetu bithe 外，在清代的满文史书和档案中，亦有根据印轴形制称呼之例。如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满文本中，将印轴称作“doron gidaha temuhen”；[④] 而前文所提到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记载印轴添写之事的两份咨文之一即是满文本，其中将诸佐领印轴称作“nirui janggisai nirui temuhen”，这便是根据印轴的卷轴形制指称。

（二）清代“执照”的种类及适用语境

“执照”亦是 temgetu bithe 的一种，适用语境较多。对于《清实录》和《清会典》（含历朝《会典》《则例》《事例》）两部文献，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文检索系统并核诸原书，前者出现“执照”二字的内容共计 304 条，后者则高达 615 条（含历朝不同版本的查询结果）。然而在这 900 余条的记录中，并无一条指的是本文中所述在清代即被称作“印轴”的这种 temgetu

① 《御制增订清文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3《谕旨部·谕旨类》，第二十七条；卷 5《政部·事务类第四》，第六条。

② 《五体清文鉴》（民族出版社 1957 年影印本）卷 3《谕旨部·谕旨类》，卷 5《政部·事务类》。

③ 《内阁兵科题本》，乾隆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大学士总理兵部事务鄂尔泰题，档案号：02-01-006-000620-0015。

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满文本）卷 40《吏部二十四·满洲铨选》，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本。

bithe。印轴并非执照，二者均为 temgetu bithe 的一种，有各自的汉语适用语境，有时二者可事实上对应同一满文词条，如印轴和执照在满文中均可称作 doron gidaha temgetu bithe。

根据《清实录》关于“执照”的记载，清代行政中的“执照”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土地契约类文书。例如：

汉：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

满：yaya ba i ejen akū waliyaha usin be, jeo hiyan i hafasa baicafi doron gidaha temgetu bithe jafabufi, suksalame taribufi enteheme boigon obu. ①

2．官吏赴任、解任时吏部所颁文书，亦称凭、文凭。例如：

汉：嗣后，各衙门起送年满吏员，应给与印信执照，开明年貌籍贯并充役咨部日期，付本人收执，于画凭领凭之日，送部科查验，以杜顶冒之弊。

满：ereci amasi, geren yamun ci aniya jaluka šuban be benjire de, giyan i doron gidaha temgetu bithe bufi, se arbun, da ba, jai šuban oho bade, jurgan de bithe yabubuha inenggi be getukeleme arabufi, da niyalma de asarabufi, hafan i temgetu bithe de temgetu hergen sirara hafan i temgetu bithe gaijara erinde, jurgan k’o yamun de benefi baicame tuwabufi, orolome dosire jemden be nakabureo sehebi. ②

3．当权者用于发布政令、指示的凭证或牌照。例如：

汉：今臣于塔儿寺喇嘛内之老成者拣选三百名，给与大将军印信执照，谕令学习清规。

满：te amban bi ta el sy i lama i dorgi sain nomhon ningge be ilan tanggū sonjofi, amba jiyanggiyūn i doron gidaha temgetu bithe bufi, bolgo doro be urebume taci seme afabuha. ③

4．贡生、监生等所持证明生员身份的证件。例如：

汉：[如] 贡监之有执照，不容假冒，果能奉行尽善，则教律整饬，而闾阎亦觉肃清。

满：silgasi tacimsi de temgetu bithe bufi holtome ororo de isiburakū obure adali, unenggi dahame yaburengge sain be akūmbuci, tacihiyan šajin teksin cira ombime, gašan falga de inu bolgo getuken ombi. ④

5. 经营买卖、商贸、矿物开采等经济活动的许可。例如：

汉：又各场肩鱼客贩买盐，请领道印给票执照，或每单征钱三文。

满：geli geren kūwaran i nimaha be damjalafi tuweleme uncara hūdai urse, dabsun udara jalin dooli yamun i doron gidaha temgetu bithe be gaire de, ememungge emu afaha de ilan jiha gaimbi. ⑤

6. 通过关隘、边界等处所需的允准通行文书。例如：

汉：仍准照例发给执照出关外，其藉贫民名目，迁徙眷属，乘坐大小车辆前往奉天、吉林种地营生者，概行截回，以杜朦混。

满：an i kooli songkoi temgetu bithe bufi furdan tucibure ci tulgiyen, tese yadara irgen i gebu de kanagan arame, booi anggala be guribufi amba ajige sejen de tefi, abkai imiyangga golo girin ula de genefi usin tarifi banjire jalin facihiyašarangge be, bireme hetureme maribufi holtoro daldara be nakabukini. ⑥

7. 官员临时差遣外地或告假回籍者所持的说明文件。例如：

汉：及告假回籍者，均着给与执照，将事由限期开载明白，一面行文知照各该地方官，以备查核。

---

① 《清世祖实录》（汉文本）卷 43，顺治六年四月壬子；《清世祖实录》（满文本）卷 43，顺治六年四月壬子。

② 《清圣祖实录》（汉文本）卷 19，康熙五年五月癸巳；《清圣祖实录》（满文本）卷 19，康熙五年五月癸巳。

③ 《清世宗实录》（汉文本）卷 20，雍正二年五月戊辰；《清世宗实录》（满文本）卷 20，雍正二年五月戊辰。

④ 《清高宗实录》（汉文本）卷 38，乾隆二年三月己亥；《清高宗实录》（满文本）卷 38，乾隆二年三月己亥。

⑤ 《清高宗实录》（汉文本）卷 173，乾隆七年八月甲寅；《清高宗实录》（满文本）卷 173，乾隆七年八月甲寅。

⑥ 《清宣宗实录》（汉文本）卷 250，道光十四年三月乙酉；《清宣宗实录》（满文本）卷 250，道光十四年三月乙酉。

满：jai šolo baifi da susu de marihangge de, gemu temgetu bithe bufi, baitai turgun bilagan be getukeleme arafi emu derei geren harangga ba na i hafasa de sakini seme bithe yabubufi, kimcime baicara de belhebu. [1]

8.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活动的许可证件。例如：

汉：嗣后遇有外国人不持执照擅入内地，及持有执照而或有不法情事，抑或照内查有讹误者，均着按照条约，拿交领事官惩办。

满：ereci julesi tulergi gurun i niyalma temgetu bithe be jafarakū cisui dorgi bade dosimbufi jai temgetu be jafacibe, eici fafun be daharakū i turgun baita bisire eici temgetu bithei dorgide baicafi tašaraha ba bici, gemu boljoro hacin i bithei songkoi jafafi baita aliha hafan de afabufi isebume…[2]

综上所述，“印轴”与“执照”均为清代行政中具有凭据作用的文书，在满语中均可使用 temgetu bithe 表述，但各有不同。印轴是对清代八旗官兵的身份凭证和袭职时作为依据的这类卷轴式文书的专用称谓，相对而言，执照的应用语境更为广泛，但仍有相对固定的场所和类别。印轴不是执照。

四、结语

本文以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八旗各都统下佐领印轴为中心，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题本、咨文、奏片等满汉文档案，结合清代历朝《会典》（包括《则例》《事例》）及满汉文本《清实录》，对乾隆初期清廷制作与颁发佐领印轴的过程及印轴的收贮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对印轴的格式、内容与添写情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分析，同时对印轴的满汉语称谓进行了深入的对比论证，并简要介绍了清代“执照”的种类和适用范围。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结论：

（一）清中期统治者为解决佐领袭职过程中屡屡产生大量的争讼问题而于乾隆三年起根据佐领根由册、袭职家谱、旗部档册、实录及无圈点档等开始制作佐领印轴和族长印轴。佐领印轴中载有各该佐领的编立缘由、争讼事项的产生与解决、得分原则、佐领下各宗族的祖籍、姓氏、年龄、职爵、驻防等信息，内容极为丰富，有逾百米之长者，是佐领的身份凭证以及佐领出缺拣放时拟正陪得分的重要依据。

（二）每部佐领印轴只有一份，由工部负责制造轴卷，兵部缮写文本，钤印后交由佐领本人存贮，只有在印轴因佐领出缺拣放、旗送新增有分之人名单或佐领更名等原因需要添写或修改时，才交有司临时保管。清廷十分重视佐领印轴的收存与保护，认为佐领印轴“系该佐领世守之符，最宜加谨收贮”，造成印轴损毁或灭失将被科以惩罚。

（三）这种用作八旗官兵身份凭证和袭职时拟正陪得分依据的重要文书，自其产生之日起即被称作“印轴”，满语称为“ (doron gidaha) temgetu bithe”（依性质内容）或“ (doron gidaha) temuhen”（依载体形式）。印轴的正确称谓在清代满汉文史书如《清会典》《清实录》《钦定八旗通志》中多有记载，有学者主张将满文佐领印轴称作“执照”是不必要且不妥当的。

（四）在清代的汉文文献中，与印轴同属于具有凭据性质的文书“执照”，适用范围相对较广，但仍有限制，不能随意置换满语中的 temgetu bithe，这是由满汉两种语言的差异造成的。今人在研究满汉文史料时应注意这种差异并参酌清代的规范表述。

除国家图书馆外，大连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单位亦藏有数量不等的清代满文印轴。值得注意的是，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各佐领外，佐领下诸族长亦持族长印轴。对于八

① 《清穆宗实录》（汉文本）卷 35，同治元年七月癸卯；《清穆宗实录》（满文本）卷 35，同治元年七月癸卯。

② 《清穆宗实录》（汉文本）卷 124，同治三年十二月癸未；《清穆宗实录》（满文本）卷 124，同治三年十二月癸未。

旗官兵因功授爵者，清廷亦颁给印轴，此类印轴被称作“功牌”。乾隆《大清会典》载：“八旗官兵，给以印轴，曰功牌，应授爵者移吏部甄别。(夹注：授爵自云骑尉始，授功递加详见吏部)。”[①] 国家图书馆藏有两份嘉庆年间的功牌，与佐领印轴形制、文字、钤印多有不同，限于本文主题，兹不深入探讨。

References

Chengzhi. “Hakki niru no kongen to niru bunrui nitsuite” (A study of the roots of the niru of Eight Banner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niru). *Touyoushi kenkyuu*, vol. 65 no. 1, 2006.

Hasbagana. “Zongzu zuzhi yu menggu baqi niulu: yi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dai manwen yinzhou weili” (Clan organizations and the eight banners of Mongolia: A case study of Manchu scrolls from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Minzu yanjiu* (Ethnic Studies) 4 (2019).

Hosoya Yoshio. “Seikyo Jyouranki ShinManshyuu no ‘sekan saryou shitsushyou’ nitsuite” (A study of the license of jalan halame bošoho niru of New Manchu of Bordered Blue Banner in Mukden). *Egami Namio kyoujyuu koki kinen ronshyuu, rekishihen,* Yamakawa Shuppansha, 1977.

Hosoya Yoshio. “Seikyo Jyouranki ShinManshyuu no ‘sekan saryou shitsushyou’ nitsuite: sekan saryou no shyoushyuu wo chyuushin ni” (A study of the license of jalan halame bošoho niru of New Manchu of Bordered Blue Banner in Mukden: Focusing on the succession of jalan halame bošoho niru). *Bunkei ronsou*, vol. 12 no. 4, 1977.

Huang Runhua. *Guojia tushuguan cang manwen wenxian tulu* (Atlas of Manchu documen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 2010.

Manchu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ethnic ancient books sorting and publishing planning group office. *Beijing diqu manwen tushu zongmu* (General catalogue of Manchu books in Beijing). Shenyang: Liaoning minzu chubanshe, 2008.

Niru’s Sealed Scrolls of the Eight Ba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Terms of Address and “Certification”

ZHANG Chunyang(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zcymuc@163.com)

Abstract: To resolve continuous disputes in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 in the *niru* of the Eight Banners, the rulers of Qing court made thousands of sealed scrolls for the leaders of *niru* and their clans that were based on the *niru* leadership’s “proof of origin”, hereditary pedigree, *yargiyan kooli bithe* and Manchu files. These scrolls served as identity certificates and the basis for official succession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s a kind of certificate that was kept permanently, the Board of Works made the *niru* scroll, the Board of War copied and compiled the scrolls, and handed them over to the *nirui janggin* to keep. The scroll was only temporarily kept by the relevant official institutions when it needed additions or modification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new appointments of *nirui janggin* or the *niru’s* renaming. In addition to containing the genealogical origins of each *niru*, the *niru’s* sealed scroll also had complete information of the ancestral home, surname, official position, as well as the garrison. Thus, these scrolls are of great historical value. This kind of document has been called sealed scrolls since its appearance. But it is debatable to translate sealed scrolls as “zhizhao” (执照) in Chinese.

Keywords: Manchu scrolls, Eight Banners, Niru, Zhizhao

① 乾隆《大清会典》卷 64《兵部 · 职方清吏司 · 军功》；另见《钦定八旗通志》卷 36《兵制志五》。